鬱岡齋筆塵

鬱岡齋筆麈第二冊

金壇王肯堂字泰甫

西瓜不見於本草草木子謂自元太祖征西域始得之然胡嶠陷虜記云征回紇得此種如中國冬瓜而味甘則五代時已有之矣而松漠記聞諸書又言洪皓使虜攜以歸何哉劉楨賦曰藍皮密理素肌丹瓤陸機賦曰䔲文抱綠被素懷丹張載賦曰玄表丹裏呈素含紅斯皆非西瓜無以當之而三子皆晉人也

則謂五代始有者亦謬耳史記邵平故秦東陵侯秦滅後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之東陵瓜阮籍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陌子母相鈎帶五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使非西瓜安有所謂五色者哉

果清上人在余齋中讀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有云財帛相侵猶能安忍小諍義理即大瞋恨風馬不交是名諍論瞋發相不解風馬不接之義以問余余應之曰馬喜逆風而奔風

南則馬北故曰風馬不交言其違忤不相順耳若牛則喜順風而奔故北風則牛南而馬北南風則牛北而馬南故曰風馬牛不相及也所謂背馳者也

益智子療滑脫之病甚効蓋其功能收攝而不澀滯故余於下利遺精帶下諸症每喜用之而味苦氣辛不堪嚼然古人每入食品實鹽公答盧循書曰損餉六種溲抱情至益智乃是一方異藥卽於僧中行之二十六國春秋

日盧循爲廣州刺史遺裕益智粽裕乃答以續命湯觀雜和委雕盤方厭永夜歡之咏則當時以爲奇食故循之遺裕猶其餉遠公柰必含譏諷也其子止雜五味中若椒桂之用或鹽曝以下酒而家煮爲粽者乃取其外皮耳

王維畫雪中芭蕉世以爲逸格而余所知嘉善朱生因以自號然梁徐摛嘗賦之矣拔殘心於孤翠植晚翫於冬餘枝橫風而碎色葉漬

雪而傷枯則右丞之畫固有所本乎松江陸
文裕公深嘗謫延平北歸宿建陽公館時薛
宗鎧作令與小酌堂後軒是時閩中大雪四
山皓白而芭蕉一株横映粉墻盛開紅花名
美人蕉乃知冒雪着花蓋實境也
李廓庵先生嘗爲余述其師趙浚谷先生之議
論也浚谷名時春爲嘉靖丙戌會元仕至都
御史勳名著於邊陲罷廓庵先生以女妻之
其子有儁才不課督以舉子業廓庵惟而問

之浚谷曰吾見近年舉業日敝一日故不欲兒曹爲之廓菴曰某謂近年舉業日盛一日先生乃以爲敝何也浚谷曰子試舉近代舉業之佳者以示余余爲子剖之廓菴因檢得十先生稿信手揭得瞿昆湖子使漆雕開仕一節文字呈上浚谷看訖問曰子所取此文佳處何在廓菴因指其講子說處云即其不輕於仕則他日之能仕可知即其不安於未信則他日之能信可知此皆前人所未發浚

谷曰吾所謂近年舉業之敝正指此等處也子之悅之只悅其當下一念豈暇推及他日他日之信不信夫子豈能預保而預喜之耶荀子非十二子有漆雕氏之儒畢竟斯之終未能信流爲曲學使夫子預保而預喜之是爲漆雕氏所賣矣聖人不若是愚也即如近日撫按奏吾鄉灾傷若止敘目前凍餒流離之狀　天子必爲之惻然憐憫而蠲賑乃云若不蠲賑則他日必爲盜爲亂而國家且受

其禍以禍怵之而惻隱之心薄矣又如言官論高中玄若言其剛愎褊急無宰相器度彼亦何辭乃云他日必爲秦檜李林甫言者非聖人何由預知其必爲此耶中玄素以豪傑自負不可一世士以此目之彼豈心服他日柄用其恣睢不平之氣必有當之者吾老矣子當親見之乃信吾言之非過也已而部覆陝西灾傷得　旨果無蠲賑而隆慶間起高公於家以閣學涖吏部首考察科道黜向時

言事者一一如趙公言

京師軍人將受糧於倉先期給籌輒賣之南人利其價廉每買得籌以受糧於倉都察院經歷劉雲蒿庭芥家人方執籌赴倉行至皇城東墻下見羣丐中有一童子酷類其主幼子所謂五叔者因惟而熟視之其子疾呼某人救我我乃知眞是五叔遽而負之羣丐皆散悉歸及門讓其門者曰爾何不謹視門戶而令羣丐誘五叔以出使不遇我奈何門者曰

五叔適假寐館中未嘗出何子言之謬也愕而排入館中則假寐者已不見而背負者昏噤不能言時余與同館諸公會於盛學士訥私第太史楊荊崖道賓與劉同邑親見而言之於時諸公莫不駭嘆更數日所謂五叔者始蘓自言爲羣丐誘出月餘矣爲脫其衣寘陰溝中而衣以破衲晝行乞於道夜則宿於神廟爲神所呵逐輒棲息門廡下果於陰溝中得衣其在館者僞也戶部郎陳景禧之子

與同學一日師賞其所爲文亦輒喜躍丁無他異陳爲其僚于振方仕廉言之于以告余皆疑其爲鬼余謂是狐耳誘之相與爲丐而又代之爲學生矻矻讀書作文有何意味此怪可謂好事矣於知事則未也因相與爲之一笑

蜀人汪鍾廉以進士知吳江縣調獻縣涖任次日以謁府官至河間比歸則妻女皆暴卒口鼻有泥塞之既不勝悲愕因詰父老其故則

前此有劇盜反獄爲圍守不得出突入知縣衙攻者不敢格第縱火焚之燼焉遂爲祟前令虛其舍而處他館有年矣江將至吏以修衙之費視修館倍省故乾沒其金而爲此江甚恨之言於府罪其吏而徙居於館方涖事家人駭奔而出曰鬼又至矣江亟入內則一婢方發狂若有所附者江責之曰吾受命宰一方未嘗得辠百姓且於爾無宿讎爾已殺我妻女矣乃猶嬲我不休謂我不能奏於

帝誅汝耶婢言吾非鬼祟即夫人也自公赴郡之夜見被髮裸身者數人入室捽余出二姐驚呼抱持我因并捽之至一街有人隨而解之曰彼與汝無讎捽之何爲數児乃捨去我因謝其人且曰我知縣夫人也汝亟覔轎來送我歸衙舍且厚勞汝其人曰夫人誤矣此已入冥司非告於王者不能自返吾引汝告之因引入一官舍見有貴人方據案理事我趨前陳說求歸貴人曰鬼不能妄殺人

或汝命盡當來候吾檢之然遷延數日不即檢吾哀懇再三始檢之則與二姐陽壽皆未盡賢人曰汝母子當再生顧宅舍壞矣奈何我因號泣不已賢人意殊不安又慰我曰今即予汝善處且爲男子勝前生遠矣汝母悲泣因命人引我至所應托生之家楚中巨室也因產期尚遠故以間來報公公其善自愛因悲不自禁其形則婢其言音舉止眞夫人也此萬曆戊子歲事同年張容宇莇之黃愼

軒[illegible]爲余述之甚詳黃與江同鄉素相善而是時黃之尊人方同知河間府其所目擊也江既冤恨不已張眞人過其邑求其行遣而竟無纖毫之驗乃設言是蛇精爲祟業已遣之去矣知其故者莫不哂之嗚呼今之善良受屈者不得於明猶冀得於幽不謂冥中貲人亦[illegible]

月令季春田鼠化爲鴽夏小正八月鴽爲鼠是二物變化如鷹鳩然田鼠亦名鼢鼠鼬鼠偃鼴

鼠脚絶短僅能行尾長寸許目極小項尤短最易取或安竹弓射取飼鷹莊子云鼷鼠飲河不過滿腹即此鴽即今所謂鵪鶉也鶉亦多有鼃黽及魚化者不專田鼠又魚黽亦或化爲田鼠楊文公談苑云正道二年夏秋亦人鬻鶉者車載積市皆蛙所化猶有未全變者李時珍云隆慶辛未夏秋大水蘄黃瀕江之地鼢鼠遍野皆鯽魚所化蘆稼之根嚙食殆盡則鼢之化不獨一種也又謂鵪鶉爲二

物鶉則始由蝦蟇海魚所化終即自卵生故
四時常有之鴾則始田鼠化終復爲鼠故夏
有冬無鶉有斑鴾無斑然未之親驗也適閱
鄧孺孝藝彀載與余游鶴林見田鼠問余以
化鴽之事余以爲鼃黽余不復記憶當由誤
記談苑而以蛙當田鼠耳

余爲庶吉士時館師韓敬堂先生每邀入火房
劇談自世務外於星曆太乙壬遁之學無所
不究先生嘆曰惜予不遇趙文肅公文肅公

爲館師時日孜孜爲余輩苦口如子所談者無所不談惜吾輩素不諳習無所領解三十年來僅見子耳又述文肅公一日至館謂諸吉士曰昨晤張太岳訊吾何以課諸君吾應之以方令讀楞嚴經太岳搖首曰也太奇然吾思之諸君少者幾三十歲長者逾四十矣人壽幾何不以此時奇更待何時耶

甲問乙曰吾予子千金子敬事我乎乙曰吾有千金矣何爲敬事子甲曰吾不予子千金子

敬事我乎乙曰子不干我金我何為敬事子乙

甲曰吾與子中分千金子敬事我乎乙曰中

分之則我與子等耳何為敬事子

萬曆庚辰余與外舅千見素翁同下第歸至南

陽則新建知縣張可庵棟亦寓宿焉外舅酌

之張中席而嘆曰公等無以得失介介取科

第無關文字唯有命耳余曰何謂也張曰余

以癸酉應應天府鄉試而同邑朱明山熈洽

應順天府鄉試有友人與吾兩人者至契也

望吾兩人之捷甚切一夕夢見鄉書與余與朱
同捷而余第五十九人覺以告余余謂是夢
其不驗矣明山與吾南北異榜安得同鄉書
乎友人曰今同鄉敘同年者不論南北皆同
籍是安可泥也迨榜出余無名而數日後明
山捷報至其第五十九人與余同姓名葢安
肅人也迨余丙子領鄉薦亦五十九名造物
者何其巧也夫科試未有朕兆而名之高下
已預定於數年前何關文字乎

龍溪儒學教諭翁　正　春將赴南宮試祈夢九鯉

湖夢神謂之曰三人同行一夕一故意甚惡

之已而狀元及第其第二人晉江史繼偕第

三人崑山顧天埈也

余應己丑會試與從兄德謀及同年史崇質甯

顧寅同宿呂公祠中祈夢余且陰禱於神以

二親年邁恐不及見余登第倘是年不當第

則願減巳壽以促其期已而就寢至夜分諸

君皆覺曰無夢是時外舅于見素將南歸未

有定期其寓在　朝之西而余寓在　朝極東日日穿朝往候送是夜余夢穿朝如平時而已意以是晝所歷熟境未必神告而崇質日于其登第矣是入朝之兆也已而余果倖第謂已驗矣追遐爲庶吉士讀書翰林院寓西而院東辰而往未而返無不穿朝者然後知此夢之淡而有味也

嘉靖中分宜嚴相公嵩生辰館中諸公往賀之至則江西諸士夫皆在焉少頃嚴出江西諸

公聲折以俟時新鄭高中玄拱笑於列嚴顧問中玄何笑高曰適見老先生與貴鄉諸公相接偶憶得韓昌黎鬪雞行兩句云大雞昂然來小雞竦而待是以笑嚴亦爲之大笑葢是時館閣諸公僚誼浹洽無先後尊卑截然之隔故當分宜權可炙手時而新鄭誹之無所忌今不復有此風矣

隆慶初大學士華亭徐公總機務而新鄭高公負氣不相下臺省交章論之高公遂罷居數

歲徐公亦罷而與化李公當國時士大夫數
人家居邑邑不得志欲求復用與丹陽邰芳
商之芳曰是固未易圖也李公以恭默居位
何暇論繩之外乎公等即欲起廢誰為主者
是固未易圖也諸公曰雖然必為我圖之芳
曰今新鄭家居久矣　主上以青宮之舊不
能忘情顧其居約左右無從臾之者諸公誠
各捐千金芳為居間則高公必起高公起必
重德諸公而後事可圖也諸公曰善乃裝為

遣郤生邵生以萬金市諸金寶奇貨至新鄭
高公第叩閽者曰丹陽布衣邵芳求見相公
門下高公固不欲久之乃見所以接遇之甚
倨立語斯須高公奇之乃索坐侍於西隅復
語良久高公起而握手曰吾老友也因寘上
坐命酒食盡歡夜分乃罷辭歸邸詰旦邵生
復造高公門不見高公見其左右曰始吾聞
而公豪傑士未之信也昨與語殆百所聞曷
不出其餘以澤天下而高卧爲左右曰今

主左右無推轂者公卽欲不高臥豈可得哉郤生曰吾必欲起公公强爲我出我且不別公兩月後晤於長安邸耳左右相與目笑之日敬諸郤生卽之長安先使人宣言諸大璫東南有大賈至多奇寶大璫爭延致之郤生固利口遇之者莫不盡懽恨相知晚也郤生有寶刀長尺餘摶之成丸大璫欲得之問價幾何郤生笑曰丈夫意氣相投合何論貨哉卽解贈之太璫喜日留郤生款洽有間因說

曰今元輔虚己不任事而新鄭高公最賢去
不以罪上以講幄舊宜思之公等何不從臾
今復起而澤天下 大璫曰謹受教顧上左
右衆宜捐數千金贈遺之吾聞高公貧安能
辦也郤生曰吾與高公素昧平生特爲天下
故言之信如公言當盡捐吾壽壽裝爲諸貴
人壽大璫許諾不數日而高公果復相則前
家居首謀諸公頗以次起用高公頗修華亭
隙吳中監司承望風旨多摧辱之追逮紛紜

徐公意不自得門下呂生智士也名與謀之呂生曰此獨去新鄭耳吾當爲公行乃持千金至長安 莊皇帝崩高公與江陵張公受顧命輔政呂生喜曰吾事諧矣乃使客說高公曰 大行皇帝握公手而以 少主屬公公何以自效哉高公曰誓捐軀報國無足言者客曰固也今事有最急者非公莫可行 高皇帝時改太宗正院爲宗人府而以秦王領之晉燕周楚爲之貳公所知也高公

曰然然端斯之後不復設矣今奈何客曰宗
人令雖不設而國無長君儲貳未建則親王
未之國者不遣豈非　祖宗深意哉正德中
欲令榮王就國則廷臣動色而爭之土木之
變非　郕王在朝宗社之計未知所定也今
主少國疑如此而公方宴然奈何言報國
乎高公愯然起把客臂曰此　先帝神靈教
公言也敬聞命矣客退則呂生宣言傳入宮
中高公將援立外藩不利於社稷　皇后貴

妃聞之大驚且不信乃令妃父李偉造高公探之高公曰親王領宗人府　祖制也今當復之李還報曰信矣乃以降旨責高公郎日屏出國門野史氏曰余兄弟嘗造郎生辯士也甚喜余余退而謂家兄曰是其言動浮誕且豕形禍不久矣無何高公罷相江南撫按陰檄郡縣詭致之而支解之呂生者殺人亡命河套中三年盡得其山川險易城堡虛實圖之謂不難於攻而難於守畫守之之策若干

條以說總督曾公銑曾公喜以白元樞貴溪
夏公有旨兵且起矣會　上入分宜嚴公言
謂其生事開邊釁夏公曾公皆弃市呂生復
亾命後以貲爲鴻臚丞今老矣意氣勃勃猶
不減少壯時嘗過余信宿而別未嘗忘有爲
也呂生固善謀然適會　莊皇帝之變高公
自以　上師傅遇大璫侶張公又與之有隙
故呂生計得行豈非數哉元樞之重一起一
廢權在布衣語云仕無中人不如歸耕可哀

也夫
世宗皇帝晚年多忌諱每賓興鄉書以文涉刺
譏下　詔獄者非一嘉靖乙卯袁文榮公煒
主順天鄉試首場首題曰仁以爲己任不亦
重乎次日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有譏於　上
者曰首題下文云死而後已此考官意在詛
皇上也　上甚怒問徐文貞公階曰仁以
爲己任不亦重乎下文云何徐對曰必得其
名必得其壽　上大喜遂不復問

故相嚴文靖公性尚忌余先聞繆仲淳述之甚詳萬曆癸未秋嘗以疾招余療治余至其第時日初昃耳公諸子皆盛服出迓賓主儼然相對至於然燭而不見余詢問之則公自擇戌時見余公諸子亦時時以指候鼻息左右驗時之至否良久乃見每坐起必回還曲折數步乃行問之日向喜神方行耳明年夏疾劇欲自就余醫爲諸子勸阻遂留蘇州而令所親邵生來迓余余遂破暑以往公聞余至

即發舟歸常熟見余於舟中旣診脉疏方童子以黃牋進公所用必黃牋曰此天地之正色也公諦視大怒投之地長公中祕治責童子曰奈何以此紙進余取視之牋面有研人物形不甚可辨問中祕此何故事而諱之中祕曰乃三顧草廬耳迄今不知其諱之何故也遇僮僕素覔至無畏憚每對客坐左右嬉笑喧然或相撲擊馳逐屢觸公身公宛轉避之而已初拜吏部尚書命家人治具以俟旣自部歸家人白已

辦請所邀公曰無他客專邀諸君耳吾受
主恩深不可以負而墐私竇必自汝曹始以
夙儲博奕具授之曰若曹無聊可以此自娛
愼無出門戶人揖而觴之諸僕皇恐受教訖
任無越軌者至今稱冢宰淸謹必數公公舉
動作見之若可笑然其寛仁謙和規行矩步
汪汪如千頃陂自當於古人中求之何可復
得也
隆慶間古長城有圮者中有小棺無數開之人

形衣冠儼然皆長數寸一僧棺中有梵字經一卷一婦人棺中有銘旌曰某王某妃之柩不知所從來吳中治兵憲使徐公節親見之爲王荆石先生說乃知大槐安國未必寓言

金匱首條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唯治肝也夫肝之病補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之酸入肝焦苦入

心甘入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故實脾則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經曰實實虛虛損不足益有餘是其義也餘藏准此王去聲醋即酸也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見靈樞逆順篇肝病實脾乃七十七難之文而仲景述之補用醋云云則仲景之辭也嘗以問學者皆不了其義解

難經者亦復憒憒若以肝病為肝虛則何不補其腎母而補脾土反生肺金以為之賊乎若以肝病為肝實則又與肝虛則用此法語相悖戾且實脾又能傷腎以致心火盛金氣不行而肝氣盛則肝病何時而已乎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乃起死回生之祕訣而不熟讀素難則仲景淒心委之草莽而已今不惜饒舌博證而詳著之　素問玉機眞藏論曰五藏相通移皆有次五藏有病則各傳其所勝

不治法三月若六月若三日若六日傳五藏
而當死又曰風者百病之長也今風寒客於
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爲熱當是之時
可汗而發也或痺不仁腫痛當是之時可湯
熨及火灸刺而去之弗治病入舍於肺名曰
肺痺發欬上氣弗治肺卽傳而行之肝病名
曰肝痺一名曰厥脇痛出食當是之時可按
若刺耳弗治肝傳之脾病名曰脾風發癉腹
中熱煩心出黄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可浴弗

治脾傳之腎病名曰疝瘕少腹寃熱而痛出白一名曰蠱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弗治腎傳之心病筋脉相引而急病名曰瘛當此之時可灸可藥弗治滿十日法當死腎因傳之心心即復反傳而行之肺發寒熱法當三歲死此病之次也然其卒發者不必治於傳或其傳化有不以次不以次入者憂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因而喜大虛則腎氣乘矣怒則肝氣乘矣悲則肺氣乘矣

恐則脾氣乘矣憂則心氣乘矣此其道也故病有五五五二十五變及其傳化傳乘之名也　右風邪入表蓋傳之緩者也　標本病傳論曰夫病傳者心病先心痛一日而欬（心火）（傳肺金）三日脇肢痛（肺金傳肝木）五日閉塞不通身痛體重（肝木傳脾土）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

肺病喘欬三日而脇肢滿痛（肺金傳肝木）一日身重體痛（肝木傳脾土）五日而脹（傳胃）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　肝病頭目眩脇肢滿三日

體重身痛肝木傳脾土五日而脹傳胃三日腰脊少腹痛脛痠胃土傳腎水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早食脾病身痛體重一日而脹脾自傳胃二日少腹腰脊痛脛痠脾土傳腎水三日背脂筋痛小便閉傳膀胱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腎病少腹腰脊痛䯒痠三日背脂筋痛小便閉腎傳膀胱三日腹脹腎膀胱水傳小腸火三日兩脇肢痛小腸傳心二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靈樞膀胱三日而上之心三日而之小腸此乃倒置又兩脇肢痛非心痛當有外誤胃病脹滿五日

少腹腰脊痛胻痠（胃土傳腎水）三日背胎筋痛小便閉（傳膀胱）五日身體重（膀胱水傳心火身重非心病誤也）六日不已死冬夜半後夏日昳　膀胱病小便閉五日少腹脹腰脊痛胻痠（膀胱自傳腎）一日腹脹（腎水傳小腸火）二日身體痛（小腸傳心體痛亦誤）二日不已死冬雞鳴夏下晡諸病以次相傳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間一藏及至三四藏者乃可刺也　右靈樞經謂之大氣入藏蓋傳之急者也王太僕云有緩傳者有急傳者緩者或

一歲二歲三歲而死其次或三月若六月而
死急者一日二日三日四日或五六日而死
婁全善云王氏此言甚能推廣經意然不能
驗日數者但驗病之次傳如心先病心痛次
傳於肺或欬或喘次傳於肝或脇痛或頭眩
次傳於脾胃或閉塞不通或身痛體重或脹
或泄次傳於腎膀胱或少腹腰脊痛脛痠或
背胎筋痛小便閉如此者必死無疑累驗有
准鄰人趙氏始病脇痛半載次傳之脾腹脹

而死又卜叔英嫂氏始肺病喘咳次傳之肝
頭眩不寐次傳之脾腹脹而死又楊白鹿師
始脾病腹痛次傳之膀胱小便淋閉次傳之
心胷痺痛遍身青脉而死蓋心主血脉故也
五十三難曰經言七傳者死間藏者生何
謂也然七傳者傳其所勝也間藏者傳其子
也何以言之假令心病傳於肺肺傳於肝肝
傳於脾脾傳於腎腎傳於心一藏不再傷故
言七傳者死也間藏者傳其所生也假令心

病傳脾脾傳肺肺傳腎腎傳肝肝傳心是毋子自相傳周而復始如環之無端故言生也

七傳者死即素靈所言諸病以次相傳皆有死期不可刺者也間藏者生即素靈所言間一藏及至三四藏乃可刺者是也然傳其所勝不必皆歷七傳而後死故婁全善以七字爲次字之誤　玉機眞藏論又云五藏受氣於其所生傳之於其所勝氣舍於其所生死於其所不勝病之且死必先傳行至其所

不勝病乃死此言氣之逆行也故死肝受氣於心傳之於脾氣舍於腎至肺而死心受氣於脾傳之於肺氣舍於肝至腎而死脾受氣於肺傳之於腎氣舍於心至肝而死肺受氣於腎傳之於肝氣舍於脾至心而死腎受氣於肝傳之於心氣舍於肺至脾而死此皆逆死也一日一夜五分之此所以占死生之早暮也　受氣謂受病氣也　通前觀之乃知治肝補脾正爲大氣入藏之治法故曰悉死

回生之祕訣也邪正相為勝負今正氣橫傾邪氣泮衍無與為敵故曰大氣也因正氣橫傾故謂之虛苟未至乎是皆作實論也故曰虛用此法實不用也本為實脾使肝之邪不得傳於脾卒之脾實而肝亦治故歷推之自脾能傷腎以至於肝氣盛則肝自愈也或曰脾氣盛則水穀之氣盛水穀之氣盛則五藏之精亦盛而腎有所受而藏之故曰補腎不如補脾此何為言脾能傷腎乎曰輕病緩治

可論一氣之相生重病爲治所論五行之相
尅孫兆宋名醫也虞部郎中注春老疾革有
子可升當遺表奏應名孫診之孫以爲不可
治可升曰生且固難如何可延五日以待奏
回孫曰郎中之患肝氣將絕脾土反勝當後
脾土大旺肝氣乃絕方今日辰巳間當留瀉
脾土使不能勝肝則木且柔絕五日後早奏
下當日氣絕若以一氣相生之常論之則瀉
脾豈所以延生亦豈所以扶肝乎明者可以

不言而悟也曰病之初起卒然而來何以知其為大氣入藏而用此法乎曰以五診得之諦視其邪正之分數以定强弱勝負而知之如肝病先從喘咳來其為七傳所不待言若從心痛來即防其傳脾而預實之緣五藏受氣於其所生必傳之於其所勝故也然則未至乎是者當用何法乎曰有正經自病有五邪所傷虛則補其母實則瀉其子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其法不一而足經言之

詳矣

米元章云書畫不可論價士人難以貨取所以通書畫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與性命俱大可笑人生適目之事看久即厭時易新玩兩適其欲乃是達者柯敬仲云看畫本士大夫適興寄意而已有力收購有目力鑒賞遇勝友好懷彼此出示較量高下政欲相與誇奇鬬異今之輕薄子則不然縱目力畧知一二見人好物故取剔抵類用心討購至於

必得倘不得則生造毀謗必欲此物名譽不彰若賞鑒之士固不待破說平常目力不定者或爲所惑已收一物妄自稱譽人或欲之必作說阻難得善價而後已此皆心術不正不可不鑒按二公宋元賞鑒名家故其說如此可爲好事者項門之鍼矣然柯說又不若米說之脫灑也米顛於書畫中俗氣脫盡得不爲千古英傑余甚喜之常有志博易奈所當多俗子何唯吳康虞有韓幹畫馬米元章

書天馬賦一卷留余處數年不問可爲破俗

前輩畫山水皆高人逸士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癖胸中丘壑幽映廻繚鬱鬱勃勃不可終遏而流於縑素之間意誠不在畫也自六朝巳來一變而王維張璪畢宏鄭虔再變而荆關三變而董元李成范寬極矣至黄子久則脫卸幾盡然不過淵源董元季士大夫能畫者多師之川岑樹石秪是筆尖拖出了無古法便自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甚不知量也

余有黄子久畫數軸雖不能如唐宋高古然舒之屋壁則覺山川雄深林木鬱茂烟雲滃浡乃其落筆亦自遒逸想其時有兎起鶻落之勢今人有此乎

三代秦漢畫可見者金石耳猶可想古人典刑也漢李翕五瑞碑所圖者黄龍白鹿連理木嘉禾有一人承甘露於喬木之下武梁祠堂畫記自伏羲至夏桀齊公至秦王管仲至李善及萊子母秋胡妻長婦兒後母子之類合

七十六人雖形質粗具而古朴可玩繪事不古於此矣

漢人多圖畫於墟墓間范史趙岐傳云岐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為讚頌冢在荆州古郢城中嘗見不其令董君畫碑畫數人展基一樹扶疎係馬其上下有三鵲一龜甚高古漢人麟鳳二瑞碑極多今鎮江府學有二石

余於一骨董處得唐人雪景乳牛圖尚是宣和

舊裝失去徽宗題識標綫別以新者綴之後俱元人詩跋想宋亾後流落民間舊絹上隱隱有戴嵩乳牛圖五字筆法高古遒勁意非嵩不能到也後以構屋乏貲託吳康虞售之聞今在何侍御(濬之)處

嘗見郭忠恕雪霽江行圖有宣和題識而畫譜無之想自庚午譜成後購得者余家有唐人雙鉤郭塡右軍長風賢室飛白三帖卷脫落止存睿思東閣印章今書譜亦無之此類甚

衆善鑒者不泥也

畫譜采薈諸家記錄或臣下撰述非出一手故有自相矛盾者如山水部稱王士元兼有諸家之妙而宫室部以皂隸目之之類許道寧條稱張文懿公深加賞愛亦非徽宗口語蓋仍劉道醇名畫評之詞也

劉道醇名畫評列許道寧妙品稱其精妙得李成之氣而柯敬仲不甚喜之謂早年畫俗惡太勝至中年成名稍自檢束至細微處始入

妙理嘗見道寧秋山晴嵐圖一大卷敬仲跋
爲晚年之作了無媿語物固係其遭乎
宋南渡郭有僧梵隆字茂宗號無住師李伯時
白描人物山水思陵極愛之每見輒加題品
余家藏蓮社圖人物差短筆法磊落作出水
紋謝靈運所騎馬極不佳且不布景當是諱
其所短也李嵩工人物花鳥蕭炤善山水余
家有二人奉高宗詔合畫中興六瑞圖而名
畫賞鑒以炤爲宋季人殆未之深考也

吳偉畫仙釋人物神采生動下筆亦遒緊但不
古有一種俗氣山水樹石俱作斧劈皴甚濁
俗平山張路傳其法徒汙酒肆壁間有上官
呼之不至拶其左手而使之畫始華報也
國初大倉周元素善畫　高皇帝嘗命寫天下
江山圖於便殿壁元素奏曰臣雖粗知繪事
天下江山非臣所諳陛下東征西伐熟知險
易請規模大勢臣從中潤色之　高皇帝即
秉筆揮灑畢顧元素成之元素頓首曰陛下

江山已定臣無所措手矣　高皇帝笑而頷之當時天威嚴重臣下奏對往往失措而元度酬應雍容如此其智略固不凡也所作必可觀今不復見矣

今人畫佛菩薩草草數筆備諸醜態前人無是也余嘗於嚴道澈家見沈啟南補陀觀音則此老已作偏矣萬物有體萬事有法愚而自用諱拙以爲奇言之短氣

友人吳康虞有李伯時畫王荆公定林蕭散圖

荊公跨一衛氣韻如生一奚奴負字說前驅一奴後隨一松挺秀前度一橋一僧一士人立於橋側後圖蔣山全景乃為陸佃農師作後有農師跋悟今載集中趙文敏公跋數字亦甚佳按畫譜亦有定林蕭散圖今此畫無宣和題識[seal]是一本

唐子畏畫多周臣筆[seal]具眼辨之子畏師周臣而青於藍雅俗之辨也或問周臣畫何以俗曰祇少得唐生數十卷書耳

友人嚴道澈有周砥畫一卷佳甚砥元人以詩名不聞能畫乃知耳目之所不及掛漏多矣題字學蘓長公亦佳舊藏海虞一士人家沈啓南見而愛玩不釋手士人捐贈之啓南感其意爲作銅官秋色圖啓南平生落筆蒼勁故學倪雲林不甚似此則幾逼眞矣後因其父追覓復索還因裝作一軸王元美先生題云啓南欲以己畫作厲媒不意併媒失之遂成延津之合無論得失皆佳事也

前輩評書者謂黄庭經象飛天仙人令世所傳
石刻本嘗[illegible]不類後韓敬堂先生出示宣
和藏本前標經是徽宗題字黄素完好織成
烏絲欄中用朱筆界行筆筆飛者真有淩空
之勢乃知前人所稱蓋指此也陶穀跋云山
陰道士劉君以羣鵞獻右軍乞書黄庭經此
是也米南宮以爲是六朝人書並無唐人氣
格跋云晉史載爲寫道德經當舉羣鵞相贈
因李白詩送賀監云鏡湖流水春始波狂客

歸舟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世人遂以黃庭經爲換鵝經甚可笑也此名因開元後世傳黃庭經多惡札皆是僞作唐人以畫贊猶爲非眞則黃庭内多鍾法者猶是好事者爲之耳此卷在元章家不知何時歸内府今亦無元章跋豈進御時去之耶

韓先生又有王右軍小楷曹娥碑眞蹟亦是絹本今石刻止存髣髴耳先生謂有云周公瑕

天球

嘗泥舊說謂有千年紙無千年絹吾以此示之始信絹有不止千年者

韓先生又有樂毅論眞蹟字畫勻整遒美不類黃庭曹娥後有褚河南奉詔排次小字二行世傳此論是右軍親書於石不知何又有此本米元章書史云馮京家收唐摹黃庭經有鍾法後有褚遂良字亦是唐一種僞好物豈此本亦其儔乎又見一士夫云吾家有王右軍樂毅論眞蹟所從來最久具有源流他皆

僞也然未之親見

韓先生出示一卷宋徽宗題云展子虔春遊圖余謂是唐以後人筆先生不懌問予何以知之曰子虔北齊人何得作唐衣冠先生乃服今宣和畫譜中亦未載

智永眞草千文嘗於御史大夫東公貞吉家見之用大麻紙眞書頗類今中書體乃知雲間沈度學士兄弟蓋步趨此老者絕與石刻不類

李伯時蓮社圖後有李元中跋小楷遒勁縱逸
而不越規矩嘗於骨董吳生處見之今長洲
文氏刻入停雲館帖乃無一筆似其畫則贗
本也

王右軍筆陣圖字畫文章皆不類晉人而米元
章不以爲偽又有執筆圖後有褚遂良跋亦
非唐人語然其執筆之法則固有所授矣東
陽陳及時甫跋云先人諱夢魁字希元登咸
淳甲戌進士大德末典教嵊庠至中歲留意

書法嘗於同里趙文叔家得王右軍執筆圖幷文序跋其圖則懸腕者二腕就几者一載於張彥遠法書要錄目中而不見其文先人言獲此本依其執筆似覺紙上有瑟瑟蠶食葉聲隨意所之畧無滯礙其法當大母指對用食指頭以小指壘無名指倚管則腕囘而筆正忽使管歸於食指第二節內則鋒藏而筆直然用事又全在中指運動取力於肩則字畫秀潤氣骨遒勁矣孔子曰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此右軍筆圖之所以不可無也
余患失先人所傳因擕至松江遇錢氏慶餘
甫名裕者錢塘人也其家貧而好學慕義資
鈆槧養親以孝聞一見此本惜其不廣傳於
世欣然為余鋟梓以成余志庶幾易於披閱
幸得與天下後世工書者共之彥遠豈專美
於唐哉至正辛卯正月二日

元國子助教汶上陳繹曾法書本象云唐太宗
開三館命虞世南歐陽詢褚亮子至能等撰

翰林宻論教三館書手其後玄宗命張彥遠
增修又撰翰林禁經末及上進漁陽兵起藏
彥遠家至宋彥遠孫孝祥以書名朱文公張
宣公皆從孝祥受書法孝祥孫卽之書名益
振先曾叔祖文林府君年二十一登科妙年
多暇留心藝事盡心力以事卽之求二書不
得竟以奇計取之有錢塘陳思道人者善事
卽之頗窺管豹見於書苑菁華者得什一焉
延祐中先人之官澧陽風濤失櫛書多蕩逸

繹孫童年羸疾先人慮其夭遂禁絶學書唯許游心書翰以此研究積年頗能記憶嘗爲學者述法書要訣又述禁經提要散在人間不著家藁吳郡時彦舉案書筆訣年過知非又加十載目昏心耄非復昔時勉備忽忘隨筆所及襍體寫之曰法書本象禮士笏魚須文竹大夫本象以備忽遺故取此義余觀古法書唯風韻難及漢書多局蹙唐書多粗糙唯晉人書雖非名法之家亦自奕奕有一種

風流蘊藉之氣緣當時人物以清簡相尚虛曠爲懷修容發語以韻相勝落筆散藻自然可觀此可以精神解領不可以言語求覓也此所謂法外意容論禁經之闕文而余所自得也大要書體有十二一曰古文二曰小篆三曰漢隸四曰八分五曰楷書六曰真書七曰小楷八曰行書九曰草書十曰小草十一曰章草十二曰飛白書法有十二一曰執筆二曰血三曰骨四曰筋五曰肉六曰平七曰

直八曰圓九曰方十曰偏傍十一曰分布十
二曰變化大要在心清眼高見廣功熟

大篆　古削竹爲筆管中盛墨汁於竹簡上作
字直流筆鋒水涯簡上員運之縱橫出鋒皆
三過筆自然筆筆爲蛇蚪形也涯湊則圓出
湊則活援腕則開闔自如其變爲懸針爲雄
薤爲柳葉爲剪股爲懸膽爲鵲頭爲模印紅
文

小篆　李斯初用竹筆句墨爲難更體象以筆

程得罪軍中期會尤難之蒙恬乃以鹿毛爲柱兔毛爲被令之毛錐筆是也作平直筆首蹲鋒畧如大篆先鎗提後蹲駐乃視鋸仰向背三過行鋒尾先提駐視乾燥蹲之後鎗迴鋒作圓左肩常不足右肩常有餘自左肩下施而右以成環則圓矣作方右肩欲低左足欲長乃可中度其變爲玉筯爲金錯爲繆篆爲模印紅文

漢隷 蒙恬筆行未遠程邈以章程皐繫雲陽

獄作徒隷之書以獻轉圓爲方則筆缺矣有古匾圓方四體秦隷多古漢隷多圓去篆近也盛唐成方後漢漸匾變八分矣法貴藏鋒穩重訣與楷書同肥用蹲法瘦用提法書碑石時用去其難識者乃佳

八分　漢光明以後吏文嚴急隷書復不足用上谷太守王次仲作八分書隷從小篆回鋒故遲八分從太篆出鋒則加疾矣太篆圓而從出八分方而横出捷之至也法險峻遒健

餘同楷訣以其筆鋒橫出故體須徽匾也

楷書　動合楷法謂之楷書執筆合法筋骨血肉合法平直圓方合法偏傍分布合法變化合法方可謂之楷書凡作楷書須筆筆依法書之鍾繇王羲之獻之智永虞世南歐陽詢顏眞卿七家乃合楷法其餘不過眞書耳楷書變化皆象本文如樂毅論媥人正士不得意黃庭經象飛天仙人洛神賦象凌波神女也

眞書　眞書眞謹之書亦謂隸書十種隸書此其一也官府表箋及寫諸經史用之務欲便捷整齊以為觀美而已唐人所謂經生字是也亦從楷書中來但逐字結束不暇筆筆合法耳其筆法粗率而分間布白乃更嚴於楷書也鍾繇孫權表亦是眞書智永千文凡題眞草者即是眞書褚遂良薛稷柳公權皆慕楷書而不得其法不過名書未得為法書也又有正書偏傍皆欲合六書之正寫六經用

之眞書則偏傍唯取巧便如衹通衣轉袖袖

通衹省點之類

小楷　小楷筆畫欲小而皆中楷法也顏眞卿

黄庭經楷而不小以其筆畫滿字分也褚遂

良西昇經小而不楷以其方圓平直不中楷

法也欲小有法五分九宫止可四分點畫如

此則傷窊間豁寛裕有容五分字中有方丈

氣象矣一君欲靜二臣欲平三佐四使以次

短小此小法也欲楷有法一血二骨三肉四

筋五圓六直七平八方九結構十變十者具備謂之楷書樂毅論小中有楷黃庭經楷中有小東方朔像贊五分中有楷方丈洛神賦方丈在五分中力命表三分晝五分字曹娥碑五分字四分晝凡作小楷不可尋常須有法象黃庭經肩有力而腰脚隨風洛神賦頭足用力而胷腹慊然天僊水仙宛然可見樂毅論勁正而揫斂東方朔贊和易而逍遥以寫二賢之性情力命衰栁葉溶洩於光風象

微臣之遇寵曹娥碑花蘂漂流於駭浪似幼女之捐軀巧凾不能摹雄文不能寫而形容分明可見於翰墨之間此天地之融精鬼神之翰妙惟小楷為能得之所以數帖神護神持傳寶百世也必求善本先用魫版依八法模搨次用褚紙准九宮臨倣功夫精熟變化自由矣

行書　後漢中葉文牘益繁八分眞楷猶不能勝杜度乃作藁書鍾繇更加精麗謂之行書

其法以筋血爲主骨藏肉中八面拱心大忌橫畫凡過橫畫皆變化使圓之鍾繇每筆爲圓猶近楷法眞區而行長王羲之筆方字圓一變楷法獻之筆圓字方求意家君乃差撒緩耳大要眞書如立行書如行草書如走故曰行書尤貴偏傍緊密間白寬舒神閒思暢則圓活自然稍加拘束即億矣所以右軍修禊帖冠絕千古以其工夫精熟適意自然也

草書、草書貴使轉屋漏法食指用力中指掩

轉壁折法名指使轉中指用力有圓無方有直無橫

小草　王羲之草用楷法大指用力食指使轉晉人皆然獻之草食指用力中指使轉六朝人皆然矣張旭大草皆用羲之法懷素皆用獻之法

章草　漢章帝時承光明之餘章奏繁多八分亦不暇給乃變八分作章奏章者奏也皇象貴筆重務爲奇恠乃入分遺意索靖貴流麗

漸近小草矣蕭子雲極輕圓特妙飛白此三家者章草之聖品也曹子建頗局促王羲之止作小草寫之不可入章奏獻之漸疎大矣章草有一筆象形者點或如粟粟如蹲鴟如捲葉葉如柵葉㇏如蠶葉㇏如竹葉㇏千變萬化草畫波磔皆然有一字象形者王羲之之字皆作　形王維畫鴈如章草字蕭子雲如字爲字皆作朱鸞形趙承旨子昂少於朱家脫齋學書舊迹猶存學乙字先作羣鵝乙

乙乙乙乙學子字不字先作羣雁飞飞飞飞學爲字如字先作戲鼠如如如如累幅以極其變此法眞行草飛白皆然唯於章草見之耳今世所有古跡皇象急就章索靖月儀帖蕭子雲出師頌眞跡俱在可謂希世之寶皇象如奇峯怪石骨力有餘索靖如金華翠葉精妍莫比子雲如晴雲點空輕圓自得天下古今之爲章草者莫過於是矣然貫精熟大巧若拙乃爲盡善須先學楷法以得用筆之

妙學小草以孰使轉之功學飛白以窮象形之變閉戶造車出門合轍矣

文淵閣藏書皆宋元祕閣所遺雖不甚精然無不宋板者因典籍多貲生既不知愛重閣老亦漫不檢省往往爲人取去余嘗於溧陽馬氏樓中見種類甚多每冊皆有文淵閣印已丑既入館閣師王荆石先生謂余與焦弱侯曰君等名爲讀中祕書而不讀中祕書何爲吾命典籍以書目來有欲觀者可列其目以

請火項典籍果以書目來僅四冊凡余所見馬氏書已去其籍矣及按目而索則又十無一二存者又多殘缺訊之則曰丙戌館中諸公領出未還故也時館長彭肯亭烊已于告歸無從覈問試以詰院吏院吏曰今在庫中余大喜亟命出諸庫視之則皆易以時刻人事書非復秘閣之舊矣余亟令交還典籍典籍亦竟朦朧收入今所存僅千萬之一然猶日銷月耗無一留心保護者不過十年必至

於無片紙隻字乃已甚可歎也
鑾坡遺事載宋太祖平江南賜翰林院書三千卷皆紙札精妙多先唐舊書亦有是徐鍇手校者其後散失過半錢惟演再入院編排得千餘卷而不成部帙乃知人情不大相遠此弊自宋已然然今行人司尚寶司皆有藏書署印者司其扃鑰出納亾所散失而翰林乃無一書豈不可恥嘗至一室鏁閉頗嚴問爲何室曰藏文書者亟命覓其牡啓之乃陳案

牘委棄屋角與糞壤俱積糜爛過半矣因問
藏書在何處吏曰本院從來無書
論九星八宅吉凶之源　自太極分陰陽陽之
中有陰陰有陽所謂太陽少陰也陰之中有陰
有陽所謂太陰少陽也太陽之中陽乹陰兌
少陰之中陽離陰震少陽之中陽巽陰坎太
陰之中陽艮陰坤自乾一至坤八所謂先天
八卦也乾父坤母震得乾初爻爲長男巽得
坤初爻爲長女坎得乾中爻爲中男離得坤

中爻為中女艮得乾上爻為少男兌得坤上爻為少女所謂後天八卦也陽道主變其數以進為極故乾為父而得九震長男而得八坎中男而得七艮少男而得六陰道主化其數以退為極故坤為母而得一巽長女而得二離中女而得三兌少女而得四此先天八卦乃河圖洛書自然之數而不離乎五者也故先天之合為生氣焉後天之合為延年焉五數之合為天醫焉乾九合艮六坎七合震

八坤一合兌四巽二合離三陽得十五而陰得五故曰五數之合也五居中央乃土之數故天醫屬土也其不合者則皆凶矣先天圓圖之中越一位而左旋則乾與離兌與震坤與坎艮與巽皆以陰而尅陽凶莫甚焉故爲絕命金也縱而相值則乾與震巽與坤坎與艮兌與離皆陽尅陽陰尅陰其凶次之故爲五鬼火也越一位而右旋則乾與坎艮與震巽與兌坤與離皆六親相刑故爲六煞水也

横而相値則乾與巽坎與兌艮與離坤與震金木土相尅而子酉丑午相破害故爲禍害土也八卦雖錯綜不窮而合者相比而生吉不合者相尅害而生凶此東西四宅之所以判而九星分配之所以殊也畫卦自下而上變卦自上而下故一變而乾得兌兌得乾離得震震得離巽得坎坎得巽艮得坤坤得艮所以爲生氣也二變而乾得震震得乾坎得艮艮得坎巽得坤坤得巽兌得離離得兌所

以爲五鬼也三變而乾得坤坤得乾坎得離離得坎震得巽巽得震艮得兌兌得艮所以爲延年也四變而乾得坎坎得乾艮得震震得艮巽得兌兌得巽離得坤坤得離所以爲六煞也五變而乾得巽巽得乾坎得兌兌得坎艮得離離得艮震得坤坤得震所以爲禍害也六變而乾得艮艮得乾坎得震震得坎巽得離離得巽坤得兌兌得坤所以爲天醫也七變而乾得離離得乾坎得坤坤得坎艮

得巽巽得艮震得兌兌得震所以爲絕命也世所傳遊年歌與紫微卦座其源皆出於此而特爲捷法以括之時師執流而忘源不復深求其故此吉凶所以無據也或謂一變爲禍害二變爲天醫以萬物生於土成於土故先得之以爲五行基而後金水木火以次相生近乎鑿矣自下而上既非變卦之體而五鬼之火反生絕命之金又理之不通者也此殆求其故而不得而强爲之說者也



先天圓圖

兩兩相比爲生氣

斜對爲延年

四角間兩位相對爲天醫

間一左旋爲絕命

間一右旋爲六煞

縱而相直爲五鬼

橫而相竝爲禍害

紫微卦座卽先天圖之變

兌	坤	巽	離
震	坎	艮	乾

對宮爲生氣　穿心直數爲絶命
穿心斜數爲禍害　同邪爲天醫
隔界横數爲五鬼　隔界間一横爲
六煞　間一斜數爲延年
乾一對兌二離三對震四巽五對坎
六艮七對坤八對宮即是生氣如乾
宅開離門於兌宮起生五延六禍天
絶伏自震而坤以次數去則離爲絶
命門凶

通眞秘要云門内安危專用紫微紫微卦即黄石公八宅對宮吉曜亦名羅紋卦以生氣加宅之對宮起生五延六禍天絕伏或以伏位加宅宮起伏絕天禍六延五生俱是由[illegible][illegible]散從起法數或以延年加門位起延六禍天絕伏生五此是中起法數從起中散

今相宅家亦稱陰陽二宅而不諳其故或以墓爲陰宅宅爲陽宅者謬也陽宅之福德即陰宅之刑禍陰宅之福德即陽宅之刑禍刑禍

之方各有命座一一犯之而眷屬必有受其害者可不辯哉今世所傳宅經每稱陰陽二宅不著所以分余細攷而得之按分二宅之法凡新造宅者取其居人移徙來方入路而定之若是故居則依地形川陸定之山東及南爲陽宅山西及北爲陰宅水西及北爲陽宅水東及南爲陰宅路東及北爲陽宅路西及南爲陰宅地形高處爲陽宅低處爲陰宅見日多處爲陽宅見日少處爲陰宅在官府門

東及南爲陽宅門西及北爲陰宅在城郭四
通之衢則隨地分以配八卦得乾坎震艮爲
陽宅坤兌巽離爲陰宅若四面俱有山水道
路去宅近遠相似者則水以深淺道路以濶
狹人行以多少山以高下皆取高山深水大
道則知陰陽宅也四方山水道路俱相似者
則水以清濁流停取清流之水則之山以首
尾快鈍取山之極快者則之其山不辨首尾
者但令一人於山側近當中大呼而聲有響

應處卽首也

星與宮水火相尅者有二文曲水尅離火星宮之勢相當也水火交煎故有訟焉有祟焉有灾盜亾失焉若坎水尅廉貞廉貞勢惡不受尅也勺水而沃輿薪之火點至卽耗定無餘貲家業蕩然矣

星與宮一金一土是相生也然土有二焉巨門入乾兌則貲財旺而子孫盛固矣祿存爲陰土陰土重濁金必被埋沒不日生也故田蠶

不旺財帛不興入兌陰人死入乾男子亾
十年前吾江南未有談陽宅者自山東周志齋
太常署應天府印修學宮以爲當出鼎元而
明年焦弱矦及第志齋所素厚也故士大夫
翕然宗之而志齋又自以爲不及汝上郭箕
川民部澹精余與之同朝數年常過從講究
又得梁止庵山人輩爲之發明大抵有火庵
宅有般移宅有分房宅締構之宅必先立火
庵以爲初爻故曰火庵宅造成坎體卽爲坎

宅非坐北向南之謂也自此移彼謂之般移宅以來路抵向與門竈合成三爻如有造作即從下抽換名懸空卦一爻分諸子爲數宅謂之分房宅有十五分法至爲繁瑣茲不具列古宅經云宅無宅氣由人爲以變之此論宅之精髓葢西家之東即東家之西方位原無定所乃一從人爲起耳今談宅法者不論爲何宅而止從坐向死法以斷吉凶又何惑其不驗也乃謂宅法驗於北不驗於南豈理

也哉
表叔于完白於城東南隅坐壬向丙造宅三區皆四進總開巽門或畫宅圖三宅穿宮皆首層土二層金三層水四層木以示余余笑曰此業無師傳杜撰之過也法云儘東頭首層起伏位木星次火次土次金中宅起天醫土星次金次水次木西宅起五鬼火星次土次金次水

凡第三進屬木或樓或堂宜高過於水為金之

財第四進屬火宜低若高則尅金洩木財神反耗火燭時防第五進屬土土能生金不宜太低低則不能生金矣凡宅以高者爲主以金木土三者宜高水火二者宜低又以檯門屬金爲主以木爲財或檯門屬木爲主以土爲財所宜高者各有所論不可執一

但入人家看宅有吉凶星辰宮分流年干支相冲合有吉應吉有凶應凶若貴人橫傍則主有登科之喜若橫傷冲射星殺主有外凶灾

禍之憂若太歲干支相合星殺亦應如甲與己合之類

假如坐壬向丙屋艮寅宮任有樓脊冲射長急遇丙寅太歲斷作攻人果驗葢太歲干支乃本宮頭納甲也其屋往來門路於巽宮屈摺犯黃泉煞太歲丙與巽卦納辛合寅刑巽宮巳又況平番卦破軍金星在巽所以損人

八宅細分之有二十四山向門路與宅宅門與本命有刑焉有冲焉有破焉有害焉有祿焉

有馬焉有貴焉有生焉有尅焉皆當細而論之或論納甲或論三合或論六合變通不拘如坎宅開巽門吉矣而坎有子之坎有壬之坎有癸之坎巽有辰之巽有巽之巽有巳之巽如正坐子位則宜於辰上開門坐癸位則宜於巽上開門是也若坎宅開未門未害子又未土尅子水主有腎疾又坎宅開震門雖吉而星為巨門天醫屬土亦主腎疾長男當之應在申子辰年月若坎宅開酉門子酉相

破坎宅開午門子午相冲他可類推

懸空裝卦訣帶去二爻呼住宅爲三相氣口退爲初此般移法也假令陽入陰位虛布一陰爻帶一陽爻再加氣口一爻成卦若陰入陽位虛布一陽爻帶一陰爻亦加氣戶一爻成卦凡氣口向南向西是陰爻向北向東是陽爻假令正西遷入正東陰入陽位先得震爲雷卦三爻在上然後虛配一陽爻帶去二爻卻是陰爻住北房氣口向陰是一爻通前得

雷山小過凶

殺移法從西北入東南門向北開爲般得六煞方法主殘疾官灾小口多灾余同年張明初比部恒顧海揚侍御際明皆犯之不旬日張家出痘喪子女三人顧騎馬將及門忽驚而蹶折其左肱其驗如此

余里中一老友劉生素不信陰陽禨祥之說一日過余見余搆屋謂余曰開門極關係吉凶宜審擇之余知其必有爲因詰其故劉曰予

向開一後門而失火失盜官訟退田術者勸
予塞之禍乃已可不信乎余漫笑曰人受命
於天奈何歸咎一戶劉曰不然何術者之奇
中也居數日劉生引術者樂生來余虛心訪
之樂曰劉本命丙戌爲上元生人寄位乾宮
而所開乃坎門爲六煞在法應火盜官訟退
田其亦不知其所以然其書具在因啓篋出
以示余其書名金光斗靈經專以人命論宅
門余用而試之良驗後官於京師聞有聽調

縣令王姓者精於宅法乃專用此書

往往奇中屢欲訪之而以煩促故不果

南陽孔生爲人卜宅又單論竈禍福尤捷如

響工部郎中閻春藿邦嘗師事之得其訣以

授余大抵亦從遷移起數不論宅坐向與夫

所謂宅無宅氣由人爲以變之者吉未嘗不

符合也

關煞三十四犯之極凶流星一至禍不旋踵然

有制伏之妙焉假如大門是壬山丙向癸亥

分金坐甲子穴室五度是火關金丙向屬火
火尅金門上起武曲金星金生水第一重是
文曲水星本不宜高惟此分金第一層宜高
大反吉若土爲關煞亦吉第二重乃文曲水
星生貪狼木星最宜高大惟此分金不宜太
高恐木助火爲殃第三重乃貪狼木星生廉
貞火星若第三重高大遇流火一到必主回
祿無疑否則定受癆瘵肺痿久咳之病甚則
傷金命人餘倣此

七體六壬捷徑

釋七體逆順貴神歌　七體逆順先究月將加干逆狩貴先反體天定後歸地分夜晝從戌至巳逆行以辰到亥順就貴螣朱六勾青空白常玄陰后

釋七體逆順定四課三傳歌　七體從何定先時後將成掌上求傳課干支倣體行

釋伏吟歌　伏吟無剋陽初日陰日傳辰訣最眞三傳遞逕皆刑盡陰逢有克日先呈初值

自刑中何取辰初日次日初辰自刑若在中傳見中傳冲即末傳神

釋返吟歌　返吟有克即初傳比與涉害例亦然初末兩傳同一字中冲初末妙通玄

釋井欄射歌　返吟無克井欄射丁巳辛臨丑未中丑日登明未太乙辰中日末用其冲

釋七體變傳歌（三宮丁巳丑日歸掌中四位無遙克一在干支上重非別責乃昴星也）

五六無遙克即昴三位同無剋八專四

無遙克名別責此訣千金不與傳

釋昴星歌　五六無遙克當以昴星窮陽日地

酉上中辰末日支陰日天酉下中日末辰蓬

酉上從傳轉酉下反傳宗貴神司順逆陰日

昴星同窮蓬天也

釋八專歌　三位同無克八專陽日日陽順行

三陰日辰陰逆三位陰陽中末日陽傳

釋別責歌　四無遙克別責例柔日支前三合

位剛日干合天神初剛柔中末日陽寄

釋六體順逆貴神臨傳歌　伏吟甲戌庚臨丑

返吟暮末取冲言乙巳順聯冲後暮辛旦冲前暮逆聯丙丁順間順三合壬癸逆合逆間傳此是神仙親口訣掌中六體貴人鈐課傳有七體貴人今言六體者乃貴人不臨辰戌無順逆三宮也

又訣云順體逆求逆逆體順求　課體辨順逆貴體定貴神初傳從貴體中末倣傳行

釋吉凶神煞加臨歌

天地加臨凶與吉但依七體掌中輪地上天神同體轉反傳天覆地中辰

釋三傳天干捷法歌　甲巳化土乙庚金丁壬木兮水丙辛戊癸火從寅上發父兄子才官的真

釋涉害見機察微歌　見機凡事宜見機主先難後易察微宜細察其微若辰戌加孟主產婦多驚涉害凡事艱辛

涉害五亞逆間傳逆合松庚寅甲辰覆路井田順合巳卯弁巳亥甲辰冲後鋒冲前

釋涉害陰陽相反歌　路松五逆合三十一順傳間山井三逆傳間白羊冲前覆八冲後兼辟子順傳間剛

日用辰良金鋒九順三合　洪十順四正　洪林鋒六

沖前錯波害陰陽反柔日用剛强

四課三傳直説　凡四課中一上克下以上爲用爲元首一下克上亦以上爲用爲重審上下互相克者取下克上爲用亦爲重審上下二三四克者取與日比者爲用爲知陽日比陽陰日比陰二一上或二一上克下與日俱比俱不比者以地盤孟仲季定用神先取孟無孟取仲無仲取季若受克神臨地盤俱孟俱仲俱季爲復

等剛日取日上神爲用上有戊辰爲六課亥辰戊戌第七課雖有柔日取辰上神爲用之訣柔日本無復等此乃對待之言耳用起四孟爲見機用起仲季爲察微若二下或三下克上取地盤所克之天神順歸本家路經克多者爲用爲涉害如甲辰日第五課以孟淺仲淺取用神三傳戊午寅以路經克多者取用神三傳子申辰若歸本家不經克者依前例取見機察微所以順逆連茹無涉害者乃路近無克故耳若

受克二神歸本家路經克均者爲涉害復等
取先舉者爲用如甲午日第十一課申辰俱
受下克以辰先舉取辰爲用四課中上下無
克先取神遙克日爲用爲蒿矢無神克日次
取日遙克神爲用爲彈石　又剛日遙克爲
蒿矢柔日遙克爲彈石或日遙克兩神或兩
神遙克日取與日比者爲用又有四課無遙
無克陽日爲仰昴爲虎視轉蓬陰日爲俯昴
爲冬蛇掩目三課無遙無克爲別責兩課無

克爲八專返吟無克爲井欄射已上變傳係

前歌取三傳

凡征伐先視日課與將課之陰陽二神和否并二神之生克制化刑冲破害旺相休囚空亾墓絕次視二課末傳之生克旺相以決勝負若日課之陽神與將課之陽神和宜揚兵於九天之上與陰神和宜伏兵於九地之下候時至舉兵大勝將課之神克日課之神大勝日課之神克將課之神或日之末傳克將課

之末傳不可舉兵將之四課多水末傳亦是
水宜征南火宜征西金宜征東土宜征北凡
安營寨東支子南支卯西支午北支酉此大
將軍定位亦宜伏兵豹尾之下九天之上宜
下營寨止宿豹尾局尾之冲位是九天春寅
夏巳秋申冬亥上神是行軍吉凶以申子辰
下神定之　假如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四月
十一日甲子太陽在申宮昴八度主將本命
丁丑行年在亥辰時發兵以申將加發兵

甲干之上逆至辰時乃順三合體凡求地上
天神從順三合凡天神加地盤以逆三合求
之求日之四課從順三合甲午戌子辰申求
日之三傳一上克下以辰爲用三傳辰申子
旦貴立酉爲逆貴甲日貴神乃伏吟體辰得
玄武申得青龍子得螣蛇主將本命丁丑以
申將加主將命之丁干逆至辰時亦是順三
合體凡日課與將課七體永定例同求將之四課丁亥卯丑
巳酉求將之三傳一下克上以酉爲用三傳

酉丑巳將之四課陽克日陽陰克日陰太冲
又臨行年太乙又臨本命本是全勝之課但
將課之末傳受克所喜者勾陳救之雖衰水
不能克旺火終嫌所傷余斷云出師征南必
大勝士校不立大功亦無大賞賚或恐主將
小有不利後征南果得大勝士校如其占主
將有錢糧之累終無大咎可見日課與將課
末傳皆不可忽論六壬者但知日課而不知
將課故表而書之　子日乃北支大將軍在

卯　豹尾夏在巳逆三合巳下有丑上六丑
丑以子爲亭亭逆三合子下有申亭亭在申
上將居之迷路天罡加仲中道通處險隘勿
在中問井亥子上有卯辰卯辰上有水　問
賊所在甲日遊都丑逆三合丑下有酉賊在
正西　問賊來否游都在酉在日辰後不來
出圍斗下有子出正北方　右甲子日出軍
課乃故友黃參軍廉爲陸北川中丞穩所推
薦討海賊張璉云璉既擒而中丞乃以詿誤

歸挾黄俱返吳興至今家焉余所用七體六
壬亦黄所授也將課之說今談壬談兵者皆
罕知之余嘗以告易水梁止菴止菴驚曰此
兵家祕傳公何自得之
奇門之術以超接置閏爲要而今術家以爲符
先節到則用超節先符到則用接超過旬餘
則置閏如是而已葢以意論而無一定之準
程余心疑之而又無以易也呂鴻臚需嘗謂
余當以拆局補局爲是且自言久於兵間得

於遼人而屢試之後聞欽天監進　御壬遁曆亦用此法而又不能無顛倒之疑及晤易水梁山人然後得其法蓋三百六十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五者歲周之日也以歲周之數減去十萬零八千七百五十三分八十四秒而以其餘十二歸除之得二十九萬五千三百零五分九十三秒爲朔策以歲周之數二十四歸除之得一十五萬二千一百八十四分三十七秒半爲氣策以一歲三百六十日

爲率餘五日二千四百二十五分爲通餘分以一月三十日爲率朔策所不及者四千六百九十四分零七秒爲朔虛分以半月十五日爲率氣策所餘者二千一百八十四分三十七秒半爲氣盈分倍氣盈加一朔虛而得九千零六十二分八十二秒爲一月之閏以十二乘之得十〇萬八千七百五十三分八十四秒爲一年之閏若以歲周數累減朔策則不及減者亦十〇萬八千七百五十三分

八十四秋所謂閏餘分也故以歲餘分求來年冬至趦神之數爲陽趦策半之得二萬六千二百一十二分半求夏至趦神之數爲陰趦策以氣策之餘二千一百八十四分三十七秋半累加之得各節趦神之數爲氣餘率以閏餘分爲閏期以閏期加半歲餘得一十三萬四千九百六十六分三十四秋爲閏限在閏期已下用趦局在閏期已上用接局過閏期未滿閏限則當置閏率於二至前大雪

芒種節内重用三局過此即在閏期已上亦無閏矣其滿閏限已上及在閏限以下者無閏可知也其三歲一閏十九年而七閏與曆法置閏畧同乃知超神接氣固自然不易之數而世罕有知者何哉古歌云閏奇閏奇有妙訣神仙不肯分明說又云超神接氣若能明便是天邊雲外客其鄭重如此余懼夫瞶瞶者之誤世無已也而不惜洩之

求冬夏二至超接法以弘治戊申爲元置歲餘

分五二四四二五在地以距年積算減一乘之得數加入氣準滿六十萬則去之如不滿以十五萬累去之餘不及去者便是所求之年天正冬至氣接之數也　假如萬曆戊戌年距弘治戊申一百一十一年減一算置五二四二五在地以一一乘之得五百七十六萬六千七百五十加入氣準二千五百七十五分得五百七十六萬九千三百二十五分以六十萬去之餘三十六萬九千三百二十五

分又以十五萬累之去一次起巳卯去二次起甲午存六萬九三三五是節氣未到符頭先到超過六日乃庚子日方交冬至節也

置冬至超接數在地加入陰超策卽夏至超接之數也　如求萬曆戊戌年夏至置冬至數三十六萬九三二五在地加陰超策二萬六千二百一十二分半得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三十七分半是超過九日乃癸卯日方交夏至節也

視二至超過之數在閏期以下用超旬在閏期之
巳上用接局二至用局既定則其餘諸氣以
十五日實挨　如求戊戌年夏至次氣置九
萬五五三七五在地以氣餘率二千一百八
十四分三十七秋半累加之　小暑九萬七
七二一八七五　大暑九萬九九〇六二五
立秋十〇萬二千〇九十〇六二五　處
暑十萬〇四二七五　白露十萬〇六四五
九三七五　秋分十萬〇八六四三七五

寒露十一萬〇千八百二八一二五　霜降一十一萬三〇一二五　立冬一十一萬五一九六八七五　小雪一十一萬七三八一二五　大雪一十一萬九五六五六二五

置閏法　視二至趨接之數在閏期以下則無閏在閏期以上則當置閏若滿閏限已上則又無閏矣若冬至當閏則於前大雪節重用三局若夏至該閏則於前芒種節重用三局除二至外餘氣趨數雖在閏期以上亦不置

閏也　如戊戌年大雪數在閏期以上合於十三日甲午符頭起重用三局　置大雪數加一氣餘率得十二萬一千七百五十爲已亥年天正冬至之數在閏期以上用接局以十五萬爲率所不足者三萬有奇故交節後三日而後用已酉符頭入局謂之接氣也

年禽起例　古人以紫炁紀直年宿蓋紫炁在天無象二十八年一周天卽年禽也今人習用而不知耳　洪武甲子在虛　正統甲子

在奎　弘治甲子在畢　嘉靖甲子在鬼

月禽起例　如一元甲子起於虛則前癸亥年冬甲子月便是虛宿直月矣正月當是室宿而今禽家乃是角宿蓋誤以去年之十一月爲本年之十一月故也　訣曰識得年禽月易求日室月星火逢牛水參木心金値胃土宿須從角起頭如房虛昴星四箇太陽直年正月起室每月一星順行十二月是也

月禽鈐　正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陽　室壁奎婁胃昴畢觜參井鬼柳

陰　星張翼軫角亢氐房心尾箕斗

火　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昴畢觜

水　參井鬼柳星張翼軫角亢氐房

木　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

金　胃昴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

土　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

日禽起例　一二四二五　因乘除四七

五紀易一准　今准一三一　加節與相同

一亢二萬氐 二十一萬井 十一萬爲危
二十八萬角 角星眞衹的
求立春日角法置宿章全分一萬二千四百二
十五爲實以積年爲法乘之得數加準滿二
十八萬去之不及去者命角宿算外即得其
年立春日角也如求次氣者累加氣策一十
五萬二一八四三七五滿二十八萬去之
弘治甲子準二十二萬五四八七 嘉靖甲
子準一十三萬零九八七 未來甲子準三

萬六四八七　假如求萬曆戊戌立春日禽
置一二四二五以嘉靖甲子至今積三十五
算爲法乘之得四十三萬四千八百七十五
分加準一十三萬零九八七共得五十六萬
五千八百六十二分以二十八萬去之二次
去盡止餘五八六二即係立春日是角宿也
如求雨水日禽者加一氣策得一十五萬有
零十一萬爲危十五萬爲婁即係雨水日禽
是婁金狗

求正月初一日禽法置宿章全分用積年乘之加準減去當年閏餘分滿二十八萬去之用太陽入氣太陰入轉朓減朒加過便是正月初一日宿也一萬角用二萬亢三萬氐四萬房餘倣此大月加雙小月加單　弘治甲子一十萬七千五百九十八分零六秒　嘉靖甲子一萬三千零九十八分零六秒　未來甲子一十九萬八千五百九十八分零六秒

假如求萬曆戊戌年正月初一日是[illegible]一二六

四二一五以三五五爲法乘之得數加準其四十
四萬七千九百七十三分零六秒減去閏餘
分一十四萬四千三百四十九分一十一秒
存三十〇萬三千六百二十三分九十五秒
以二十八萬去之存二萬有零即係元旦是
亢宿直日也其求閏餘分及太陽入氣太陰
入轉朓減朒加具載大統曆法不復繁引
日法亦如年例以甲子巳卯甲午巳酉四箇直
日之宿爲符頭名氣將各管十五日如一元

甲子虛宿直日卽以虛爲符頭氣將總管至
戊寅十五日
時禽起例　歌曰七曜禽星會者稀日虛月鬼
火從箕水畢木氐金奎位土宿還從翼宿推
右訣自一元以至七元皆用以起子順行十二
時而不知起於何時乃爲倒指之法每退一
星遁起如二元日鬼月箕之類畫蛇添足誑
惑愚蒙可恨也且如一元甲子終癸亥壁水
㺄直日子時起畢順數至亥是亢宿直時則

明日二元甲子日子時直宿當是氐連續不斷自然之理也今乃越十二禽而以奎豈理也哉彼葢見一元之首日時同起於虛而以爲元元皆當以時從日也謬亦甚矣余久疑之而猶以爲古法未可輕變迨後晤梁山人乃信古法眞不倒指且傳自異人屢試有驗故論而著之

進退大法　每一節氣以第一宿爲將星統領十五日一百八十時如一元甲子以虛爲日

將之首以將星從虛數起次危室壁至星而止蓋自甲子至戊寅此十五日爲進星其虛以前如牛斗箕尾心房氐亢角軫翼張十三宿爲退星卻在七元甲子之末逆數自女至張而止一元十五日既終則此十五星爲退所爲進而退也至第一元第二節氣卻用張爲首以張氣將統領十五日一百八十時從張數起次翼軫角亢氐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而止則張以下十三宿乃七元末之退今

同一元首既退之虛危二星又爲十五宿又
一爲進星此所謂進而退也當此以後室爲第
三氣之首星二十五宿進十三宿退其十三
宿後進則同於十五宿之首二宿爲十五以
一周氣候七元甲子皆同一例循環無窮靡有
一間隙此五行之氣運行不息自然之妙也
一說退下之宿入未申酉戌亥子丑進星位
一爲退中進占病今日雖退明日又來如進星
入午巳辰卯寅爲進中退求財問事今日雖

許後日番悔凡以類推